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趣书文库

小把戏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著

李玉民 译



第一部

第一章 在康诺特的腹地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爱尔兰面积有两千万英亩，大约合一千万公顷，由一位副国王统治。副国王也称总督，是受大不列颠君主委任，并配备一个私人顾问团。爱尔兰分四个省：东部伦斯特省、南部芒斯特省、西部康诺特省、北部阿尔斯特省。

据历史学家称，从前联合王国是一个完整的岛国；现在却一分为二，彼此精神上的抵牾要超过自然的隔阂。从建国之初，爱尔兰人就是法国人的朋友，英国人的对头。

爱尔兰，在旅游者心目中是个美丽的地方，而对其居民来说则是个悲惨的国度。人民不能使这地方丰产，这地方也不能让人民吃饱饭，尤其是北部地区。然而，她绝非一块不生育的土地，因为她的子女有数百万；如果说，这位母亲没有奶水喂养孩子，但是，至少孩子热爱她，因而给她起了最美妙的名字，最“sweet”的名字——这个词他们嘴上说得烂熟。说她是“绿色的埃林”，她确实一片青翠。说她是“美丽的绿宝石”，是镶了花岗岩，而不是镶金子的一块绿宝石。说她是“树林之岛”，但她更是岩石之岛。说她是“歌谣之地”，但是她的歌仅仅从病人口中唱出来。说她是“大地第一朵花”、“海洋第一朵花”，但是在狂风中，花朵很快就枯萎了。可怜的爱尔兰！她不如叫“苦难之岛”，多少世纪以来，她就应该用这个名字：八百万居民中，就有三百万穷苦的人。

爱尔兰平均海拔六十五图瓦兹，在都柏林湾和戈尔韦湾之间，有两个高原地区明显地隔开平原、湖泊和泥炭沼地。这个岛国中央凹



陷，形成盆地——盆地自然不缺水，绿色埃林的湖泊总面积约三千二百平方公里。

韦斯特波特是康诺特省一座小城，位于克卢湾的腹地。克卢湾分布大小三百六十五个岛屿，类似布列塔尼海岸的莫尔比昂。这个海湾是海滨最为赏心悦目的地方，有各种岬角尖端，参差排列恰似鲨鱼的牙齿，在咬碎海浪。

在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韦斯特波特，才能见到“小把戏”。以后我们还会看到，这个故事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又是如何收场的。

这座城镇大约五千居民，大部分信天主教。1875年6月17日恰逢星期日，这天早晨，大部分居民来教堂做弥撒。康诺特是麦克马洪的故乡，多出这类地道的凯尔特人，他们在倍受迫害的原始家庭中代代相传。然而，这又是苦难深重的国度，它不是恰恰证明了这种通常的说法：“去康诺特，就是下地狱！”

在上爱尔兰的乡镇里，百姓都很穷苦。不过，有平日的破衣烂衫，也有节日的破衣烂衫，即饰有花边和羽毛破衣裳。到了节日，他们换上破洞少些的服装：男人披上下摆带流苏的落补丁的斗篷，女人则一层一层套了几条从旧货店买来的裙子，戴上本来饰有假花，但花瓣脱而只剩铁丝骨架的帽子。

他们全赤脚来到教堂门口，以免费鞋，但是出于礼仪，不穿上底儿磨透的短统靴、帮儿裂口的高统靴，谁也不肯跨进教堂的大门。

在这种时刻，韦斯特波特街道阒无一人，只见一个推小车的人，还有一条在前边拉套的干瘦的大狗：那是西班牙猎犬，皮毛呈黑色和火红色，爪子被石子路磨破，毛也被绳套磨光了。

这个江湖艺人是从梅奥郡首府卡斯尔巴城来的，一路西行，穿越面向大海的这些高地的隘口；爱尔兰山脉多数面向大海，如北部的内芬山脉，其高峰有两千五百尺，南部的克罗帕特里克斯山脉；早在4世纪，爱尔兰大圣徒，基督教的传人者，就在那山中度过四十天斋日。那江湖艺人再走下康尼马拉危险的陡坡路，穿过注入克卢湾的马斯克湖和科里洛哈菲尔湖一带荒野。他没有乘坐火车，取道连接都柏林和



韦斯特波特的中西部大铁路，也没有托运行李。他走乡串镇，到处叫喊着他的木偶戏，不时挥鞭猛抽一下拉不动车的大狗。那只有力的手猛抽一鞭，便引起一阵痛苦的狂吠，有时车上长时间的哀嚎还响起拉长声的呻吟。

那人于是对大狗说：

“你到底走不走，狗娘养的？……”他仿佛对躲进车上的另一个人嚷道：

“你住不住口，狗崽子？”

于是，狗不再哀嚎，又拉起车缓慢前行。

那人名叫托恩皮泼。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这无关紧要，只需要知道他是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就行了：在英国各岛屿，这类人在下层多得很。这个托恩皮泼情感跟一只野兽不相上下，心肠跟岩石一般坚硬。

这人一走到韦斯特波特头几户人家，就走上主要街道，只见两旁排列着颇为像样的房舍、挂着各种华丽招牌的店铺。但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。这条街连着许多肮脏的小巷，好似一股股浊水注入一条清澈的河流。托恩皮泼的小车行驶在铺了尖砾石的街道上，一路稀里哗啦山响，大大损坏了要娱悦康诺特居民的木偶戏的生意。

到处都缺观众，托恩皮泼还继续往前走，进入街道穿过的两行榆树林荫槌球场。槌球场连着一座公园，园中保养得很好的沙径，一直通到克卢湾的露天码头。

毫无疑问，城市、码头、公园、街道、河流、桥梁、教堂、瓦房、棚屋，这一切都属于一个大富豪斯利戈侯爵，他出身纯血统古代贵族，对他的佃农倒也绝不是个坏主人；须知爱尔兰的全部土地，几乎都属于这类大富豪。

且说托恩皮泼，每走二十步就停一下小车，环视周围，操着听似没上油的机械摩擦声的噪声，吆喝道：

“王家木偶戏……木偶戏！”

没有一个人走出店铺，也没有一个人从窗口探出头来。只是毗邻的小巷偶尔出现几个身穿破衣烂衫的人，全是饥饿发育的面孔，红红



的眼睛，像通风口一样深陷，里面空洞洞的。继而，又见几个五、六岁的孩子，几乎光着身子，他们等小车在林荫大道停下的时候，才敢接近托恩皮泼，一齐叫嚷：

“铜板儿……铜板儿！”

这是指面值最小、便士再往下分的铜钱。这些孩子向谁讨呢？向一个更想请人施舍而不愿施舍的人！因此，托恩皮泼又跺脚又挥手，又瞪圆眼睛，做出威吓的动作，逼使这些孩子加些小心，站到他鞭子抽不到的地方，尤其远远避开那条狗的利齿——那条狗受虐待，真像一只野兽那样凶猛了。

况且，托恩皮泼也怒气冲冲。他简直是在荒漠里吆喝生意，没人跑来看他的王家木偶戏。帕迪是爱尔兰人的绰号，就像约翰牛是英格兰人的绰号一样。帕迪一点也没有显露好奇心，他绝非敌视女王的高贵家庭。绝非如此。他不喜爱的，他甚至怀着几百年受压迫而积聚的全部仇恨所痛恨的，就是大土豪，因为大土豪把他看得比俄罗斯旧农奴还低下。他热烈欢呼奥康内尔，正因为这是个伟大的爱国志士，支持了1806年三王国联合协定所确立的爱尔兰的权利，还因为这位政治家表现出了魅力、坚韧和政治胆识，在1829年获取通过了解放议案，也就是说，多亏了他那顽强的态度，爱尔兰，英国的这个波兰，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爱尔兰，才能进入几乎自由的时期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托恩皮泼若是考虑更周到些，就会向同胞打出奥康内尔的旗号，但这也并不意味鄙视女王陛下的肖像。自不待言，帕迪更喜爱，而且大大地喜爱出现在钱币上的女王像；英国制造出来的英镑、克朗、半克朗、先令上的女王像，爱尔兰人兜里通常恰恰没有。

这个江湖艺人一再招呼，却没有召来一个认真的观众，无奈小车又往前行驶，由瘦得皮包骨的大狗艰难地拉着。

托恩皮泼走在槌球场通道上，在茂盛的榆树荫下只剩下一个人了。那些孩子终于丢下他走开了。他就这样一直走到林荫沙路纵横的园子；德·斯利戈侯爵允许公众在园内通行，以便前往离城足有一英里的码头。

“王家木偶戏……木偶戏！”



没有一个人应声而至，只有鸟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发出尖叫声。园子也跟槌球场一样空空如也。这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刻，为什么来邀请天主教徒看演出呢？显而易见，这个托恩皮泼不是本地人。等到吃过午饭，在早弥撒和晚祷之间，他的演出也许会有人捧场吧？不管怎么说，畅通无阻，可以一直走到码头，他没有从圣徒帕特里克，而是以爱尔兰所有魔鬼的名义这样诅咒一声。

这码头在克卢湾里，挨着河流，是这一带海岸最宽阔、最避风的港口，但来往船只却很少。如果说驶来几条船，那也必定是大不列颠，也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给康诺特运来这个贫瘠地区不出产的东西。爱尔兰这个孩子要吃这两个奶头长大，但是吃这两位奶要付出很高代价。

好几名水手在码头上抽烟散步，在这礼拜天，船上自然停止卸货。

大家知道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多么遵守礼拜天的规矩；新教徒推行清教主人，更是变本加厉地参加宗教仪式，而在爱尔兰，天主教徒则同他比赛恪守教规。然而，他们只有二百五十万人，要对付五十万英格兰教不同会门的信徒。

再者，在西港见不到其他国家的船只。现在是落潮，几只双桅横帆船、多桅纵帆船、独桅快帆船，以及在海湾上打渔的船都搁浅了。从苏格兰西海岸驶来的这些船只，运载着粮食——这是康诺特最缺乏的——卸完货就空载返航。要见远洋航船，那就得去都柏林、伦敦德里、贝尔法斯特、科克，那里停泊着从利物浦和伦敦驶去的远洋货轮。

显而易见，托恩皮泼从这些无所事事的水手兜里掏不出先令来，他在码头上的叫喊甚至没有回声。

他让小车停下来。狗饿得要死，累得要命，便趴在沙地上。托恩皮泼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块面包、几个土豆和一条腌鲱鱼，紧接着就吃起来，那样子显然是长途跋涉之后的第一顿饭。

猎犬看着他，咂咂嘴，滚烫的舌头耸拉下来。大概还不到它吃食的时间，只见它头埋在爪子中间，闭上眼睛了。



车上有什么东西微动了一下，把托恩皮泼从迟钝的状态中唤醒。他站起来，扫视周围没有人瞧见，这才掀起盖着木偶箱的毯子，往里扔了一块面包，狠狠地说了一句：

“看你还不住口！……”

回答他的是一阵咀嚼吞咽的声响，就好像一只饿得半死的动物蜷缩在木箱里面。托恩皮泼回头又继续吃饭。

他很快就吃完鲱鱼，以及和鱼同锅煮熟借味的几个土豆，然后又拿起粗糙的水壶，对嘴喝当地人常喝的酸奶。

这工夫，韦斯特波特教堂的大钟连声敲响，宣布弥撒结束。

正是 11 点半。

托恩皮泼一鞭子将狗抽起来，急忙推着小车回到林荫道槌球场，希望趁人们做完弥撒出来之机，抓住几名观众。离吃午饭还有半个多小时，也许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。等晚祷之后，托恩皮泼再演一场，次日重新上路，到本郡别的乡镇去表演他的木偶戏。

总之，这主意不错，得不到先令，弄几个铜钱也将就，至少他的木偶戏不会给普鲁士国王那样白演；那个臭名昭著的国王一毛不拔，谁也没见过他的银币的颜色。

吆喝声又起：

“王家木偶戏……木偶戏！”

只两三分钟，托恩皮泼周围就聚了二十来人。若说他们是韦斯特波特居民的精英，那也未免言过其实。围拢的圈子，孩子占多数，有十来个女人、几个男人，大多数手提着鞋，不仅想省得磨鞋底，也是因为习惯了，光脚走路更得劲儿。

礼拜天聚集来的这伙愚蠢的人堆里，也有几个例外，是韦斯特波特城的知名人士，比方说面包铺老板，就同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停下来。他身上那件粗呢衣服固然已经穿了好几年，而且众所周知，爱尔兰多雨，这里衣服穿一年等于别处两三年；不过，这位可敬的老板大体上还看得过去。他的身份不正是由他店铺的招牌夸耀：“大众面包中心店”。他的店铺制品确实高度集中，在韦斯特波特找不出第二份。人堆里还能见到药品杂货店老板，他喜欢用药剂师的名号，尽管他那



里并没有最常用的药品，但是橱窗却用妙笔鲜明地写出：“药店”，患者只要望上一眼，就会不治而愈。

还应当指出，一名教士也在托恩皮泼的小车前停了停。那位神职人员一身十分整洁：丝绸领子，长背心的扣子密得像教袍，黑布长袍特别肥大。他是教区之长，履行多种职务。要知道，不满足于主持洗礼，忏悔，婚礼，给他的信徒做临终圣事，还要给他们的事务当参谋，给他们治病，而他的行为完全是独立的，国家既不给钱，也不授权。以实物形式收取的什一税、主持各种宗教仪式所得的酬金——别的国家称为谢仪——就能保证他过上体面而宽裕的生活。他自然也是各学校和慈善机构的主管，这并不妨碍他主持赛船或赛马的体育活动，让赛船和越野赛马给教区增添节日的快乐。他密切参与他的教徒家庭生活，受人尊敬，也是可敬的，哪怕他在酒店柜台上好接受一壶啤酒。他品德高尚，没有一点点污迹。况且，在这天主教深入人心的地方，他的影响怎么能不是举足轻重的呢？正如安娜·德·博维小姐在她出色的游记《爱尔兰三个月游踪》所说：“以逐出圣餐桌相威胁，能让农民钻进针眼儿。”

且说小车周围聚了一伙人，能带来收益的一伙人——如果允许我们用这个字眼——或许超过托恩皮泼的希望。看来，他的演出可望成功，而这种节日从来没有光顾过韦斯特波特。

因此，这位木偶戏艺人以“极大的诱惑性”，最后一次喊道：

“王家木偶戏……木偶戏！”



第二章 王家木偶戏

托恩皮泼的小车十分简陋：这只凶狗驾的辕木，两轮之间放了一个方形木箱——这样构造的车在本郡崎岖不平的路上行驶容易些；车厢后面安了两个把手，可以推车走，类似流动商贩的手推车；车厢上面由四根铁棍撑着一个布篷，与其防晒不如说遮雨，因为上爱尔兰通常少见烈日，而雨水倒连绵不断。这辆车类似走城串乡的手摇风琴流动车，那风琴由尖厉的笛声和洪亮的喇叭声伴奏。然而，托恩皮泼走乡串镇的流动车上根本不是风琴，或者说构造更为复杂，风琴压缩成地道的八音琴状态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见识到了。

箱子盖占箱子高度的十分之一，一掀开就可以从侧面放下来，而观众带着几分赞赏的神情，要看到的就是这箱子里显示的图景。

不过，为了避免重复，我们劝大家还是听听托恩皮泼吹牛的老调。毋庸置疑，这个卖艺的吹起来滔滔不绝，要胜过法兰西集市木偶戏的鼻祖，大名鼎鼎的布里奥歇。

“各位夫人、各位先生……”

这种开场白是一成不变的，旨在赢得观众的好感，即使面对乡村一群衣不遮体的穷鬼。

“各位夫人、各位先生，现在给诸位看的，正是怀特岛上奥斯本王家城堡的大厅。”

板壁上果然显示一个微型的宫殿，在侧立四条小木板之间，小木板上绘有房门和挂帘的窗户；沙龙里摆了几件精制的纸板家具，用别针固定在地毯上：几张桌子、几张圆椅和坐椅，摆放的位置以不妨碍人物的走动为准；人物有王子、公主、公爵、侯爵、伯爵、从男爵，一个个神气活现，同他们高贵的妻子参加这正式招待会。

“你们注意看，”托恩皮泼继续说道，“在里端金穗红罗伞下，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宝座，式样一点不差，这正是大臣朝见时，女王陛



下所坐的位置。”

这个宝座只有三、四寸高，而罗伞的丝绒又是起毛的纸，金穗不过是黄点，但是这照样使这些老实人产生幻想，反正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大体上可称作的王宫家具。

“请观赏在宝座上的女王，”托恩皮泼又说道，“保证像得很。她身穿盛装，肩上披着王袍，头戴王冠，手中拿着权杖。”

我们无此殊荣，从未见过在豪华宫殿里的联合王国君主，印度女皇，说不好这个形象是否同女王陛下一模一样。不过，就算她在隆重的仪式上戴着王冠，可是手上拿的权杖却令人怀疑，好似尼普顿的三叉戟。最省心的办法，还是相信托恩皮泼的话，这也正是观众的明智之举。

“在女王右首，”托恩皮泼声称，“我提请观众注意迦勒王爷和王妃殿下，你们可能见过，还是他们上次到爱尔兰来旅行时的样子。”

一点儿不错，迦勒王爷身穿英国陆军元帅军装，而丹麦公主穿的光彩夺目的花边衣裙，则是用杏仁糖盒的银色包装纸做的。

另一侧有爱丁堡公爵、康诺特公爵、法夫公爵、巴滕贝格王爷，以及他们的妻子王妃夫人，还有在王座前围了半圈的王室全体成员。这些木偶身穿盛装，脸上着色，神采奕奕，同样保证绝似真人，让观众对英国宫廷有个十分准确的印象。

再者，这些是王国的高级将领，其中有海军元帅乔治·汉密尔顿。托恩皮泼还特意用小木棒尖——指出，让观众欣赏，并解释他们根据朝廷礼仪，各自处于符合身份的位置。

女王面前，还恭恭敬敬站着一位高个头儿的先生，他一动不动，一副十足的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派头，肯定是一名大臣。

的确是位大臣，他正是圣詹姆斯宫内阁首相，被国事的重负微微压弯了背，一眼便能认出来。

接着，托恩皮泼又补充道：

“在首相右首旁边，是尊敬的格莱斯顿先生。”

真的，不可能认不出这位杰出的“老人”，他仪表堂堂，总是挺直身子，随时准备捍卫自由思想，反对专制思想。也许有点奇怪，他



居然以友善的目光注视着首相；然而，在木偶之间，即使在政治木偶之间，总有一些心照不宣的事情，对此，有血有肉的人会憎恶，而纸板木偶却丝毫不感到羞耻。

不料这时又拉上来一个人物，真是大大的时间错位，只听托恩皮泼扯着嗓子喊道：

“夫人们、先生们，我向你们介绍你们著名的爱国者奥康内尔，他的名字总能在爱尔兰人心中引起反响！”

不错！奥康内尔在这儿，在1875年英国朝廷上，虽然他已经故去有二十五年了。假如有人向托恩皮泼指出这一点，这个江湖艺人就会振振有词，回答说在爱尔兰的儿子心目中，这个伟大的活动家始终活着。照这种说法，他还完全可以推出巴涅尔，尽管此时这位政治家还不大有名。

还有一些朝廷分散在几处，姓名我们不记得了，一个个全身挂满高级荣誉勋章，披着绶带，都是出名的文官武将，其中剑桥公爵殿下同已故的威灵顿勋爵站在一起，已故的帕默斯顿勋爵同已故的皮特先生站在一起；最后，还有上院议员，正同下院议员亲切交谈；他们身后排列着骑兵护卫队，身穿仪仗军装，在这宫室里骑着马——这充分表明这是庆典场面，在奥斯本城堡是难得一见的。算起来，大约有50来个小人儿，涂成扎眼的颜色，一本正经而又拘板，体现联合国军政两界最高贵、最杰出、最显赫的所有人物。

观众还会发现，英国舰队绝没有被遗忘；烟雾下即使不见“维多利亚-阿贝特号”王家游艇，至少玻璃窗上画出了船只，让人以为望见了斯皮特黑德停泊场。如果眼神儿好的话，无疑能分辨出“女巫号”游艇，只见甲板上站着海军将领，每人都一只手持着望远镜，另一只手持着话筒。

说句公道话，托恩皮泼讲这种场面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，绝没有欺骗他的观众。这一场景，实实在在让人省了一趟怀特岛的旅行。看到这样奇观，不仅孩子目瞪口呆，而且从未出过康诺特郡，也未出过韦斯特波特一带的上年纪的人，也都啧啧称赞。也许本堂神甫还是在心中暗笑，而药店杂货店老板却不掩饰地说，这些人物足以假乱



真，尽管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些真人。面包店老板则承认，这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他不相信英国朝廷的一次晋见，竟有如此富丽堂皇的排场。

“夫人们、先生们，要知道，这还不算什么！”托恩皮泼又说道：“你们估计，这些王室成员和其他人，肯定不会动……错啦！他们是活的，跟你说，是活的，就像你们和我一样，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。在此之前，我冒昧地绕场子转一小圈儿，请每人慷慨解囊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对耍把戏的人和观众来说，到了关键时刻，收钱的木碗开始在人群中穿行了。照一般的规律，街头演出的观众分两种：一种不想掏腰包，干脆走开；另一种还要白看热闹，站着不动。这后一种人占大多数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还有一种，就是肯解囊的人，但为数极少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这情景再明显不过了，托恩皮泼“绕场转一小圈儿”，想尽量挤出个笑脸，结果只露出狞笑。他这张獐狗脸，这双凶恶的眼，这张想咬人而不想亲人的嘴，怎么可能做出别种表情呢？……

自不待言，站着不动的这帮破衣烂衫的孩子身上，连两个铜钱都搜不出来。至于观众，受演木偶戏艺人吹牛的诱惑，也只想观看不想付钱，都扭过头去了事。仅仅五六个人掏出几枚小钱，凑在一起不过一先令三便士，托恩皮泼撇了撇嘴收下了……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如此，等下午演出再说，也许能多收点儿，节目既已宣布就照演，没必要把钱还回去。

于是，目瞪口呆的赞赏变为喧闹的喝彩。他们又是鼓掌，又是跺脚，嘴上噉噉直叫，声音一直能传到码头。

其实，托恩皮泼朝箱子里捅了一棍子，引起一声呻吟，但是没人留意；突然，整个场面动起来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木偶受内部机制的推动，好像真具有生命了。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没有离开宝座，这似乎不合礼仪，她甚至没有站起来，但是她的头却动弹，摇晃着王冠，权杖一抬一放，就像打拍子的乐队指挥棒。王族成员则一齐转过身来，又转过去，相互鞠躬；而那些公爵、侯爵、从男爵都鱼贯而行，特别彬彬有礼。首相冲格莱斯顿先生躬身施礼，对方也同样回敬。在他们之后，奥康内尔沿着看不见的沟槽，神态庄严



地走上前，跟在后面的剑桥公爵好像在走性格舞步。其他人物随后漫步；护卫骑队的马匹仿佛不在宫室，而在奥斯本城堡的院子里，蹄子乱刨，甩动尾巴。

整个场面运转有音乐伴奏，只听缺少不少升降半音的八音琴发出低沉刺耳的乐声。帕迪十分喜欢音乐艺术，因此亨利八世在绿色埃林的徽章上加了竖琴图案。尽管他们觉得亲爱的爱尔兰的曲调胜过《上帝保佑女王》和《英国统治》，可他们又怎么能爱听这样的音乐呢？

这场木偶戏确实很精彩，对于从未见过欧洲大剧院演出的人来说，这足以令人赞叹不已。大家看到活动的木偶，欢喜雀跃的样子难以描摹，用行话来讲，就是一群“音乐舞蹈狂”。

有时，由于运转机制的作用，女王的权杖猛然放下，打到首相弓圆的脊背，观众的欢呼就变本加厉了。

“他们是活的！”有人说道。

“就差会说话了！”另一个人应道。

“这并不可惜！”药店老板插了一句，他闲暇的时候是民主派。他的话有道理。瞧吧，这些木偶正发表演说呢！

“我倒想知道，是什么让这些人物动起来的。”面包店老板则说道。

“是魔鬼！”一名老水手附和一声。

“对，是魔鬼！”几个老太婆嚷道，她们半信半疑，一边划十字，一边扭头看本堂神甫；本堂神甫看演出，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。

“魔鬼怎么可能呆在这箱子里面呢？”一个以天真出名的高个子小伙计问道，“……魔鬼……”

“魔鬼不在里面，那就在外面！”一个老太婆嚷道。“就是给我们演出的这一个……”

“不对，”药店老板一本正经地回答，“您也清楚，魔鬼不会讲爱尔兰话！”

这是一个真理，帕迪都没有异议。的确如此，托恩皮泼能讲一口地道的当地话，就不可能是魔鬼。

毫无疑问，这件事如果根本不是巫术，那就得承认里面有一种机



械在推动这小小的木偶世界。然而，谁也没有看见托恩皮泼上发条。还有一件怪事，也没有逃过本堂神甫的眼睛：人物活动一开始慢下来，艺人朝毯子遮盖箱子里抽一鞭子，就足以让全场重新活跃。而抽一鞭子，总要引起一声呻吟，究竟是打谁呢？

本堂神甫想弄明白，就问托恩皮泼：

“您这箱子里有条狗吗？”

那人瞧了他一眼，皱起眉头，觉得这话问得唐突。

“有东西就有东西！”托恩皮泼答道。“这是我的秘密……没必要告诉别人……”

“您认为没必要，”本堂神甫回答，“可是我们却有权猜想，是一条狗推动您这机械……”

“对呀！……一条狗，”托恩皮泼气哼哼地答道，“箱子里有一条狗推动……得需要我多少时间、多大耐心训练起来！……费那么大劲儿，我得到什么回报呢？……还不到给本堂神甫做一场弥撒费用的半数！”

托恩皮泼这话刚说完，机械就戛然停止，观众极为扫兴，他们的好奇心远远还没有满足。要木偶戏的人正要合上箱盖，说是演出结束了，药店老板却上前拦住：

“您能稍等片刻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托恩皮泼生硬地回答，他已看出自己被怀疑的目光包围了。

“保证好收入，给您两先令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两先令不行，三先令也不行！”托恩皮泼高声说道。

他只想走掉，然而观众却根本不愿放他走。这时，大狗得到主人的旨意，驾着车要拉走，忽然长长一声呻吟伴随着抽泣，仿佛从木偶箱里传出来。

于是，托恩皮泼大怒，又像头一回那样喊道：

“还不住口，狗崽子！”

“里面根本不是狗！”本堂神甫拉住车说道。

“就是狗！”托恩皮泼反驳。



“不对！……是个孩子！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孩子！……”在场的人跟着重复。

观众的情绪产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！现在不再是好奇，而是怜悯，并以不太友善的态度表现出来。一个孩子，装在从侧面打开的箱子里，在他牢笼里无力活动，一停下来就挨鞭子！……

“孩子……孩子！……”大家用力喊道。

托恩皮泼寡不敌众，还想负隅顽抗，要推走小车……这是妄想。面包铺老板抓住一边，药店老板抓住另一边，小车摇晃得十分厉害。朝廷从未这样欢乐过，几位王爷乱撞王妃，公爵撞倒侯爵，首相摔倒在地，引起内阁垮台，总之，如果怀特岛发生地震，奥斯本城堡颠荡的程度也不过如此。

尽管托恩皮泼气急败坏地挣扎，大家也很快将他制住。所有人都上了手，搜查了小车，药店老板钻到两个车轮之间，将一个孩子从箱子里拉出来……

不错！一个小孩，约有三岁，脸色苍白，病瘦羸弱，双腿留下条条鞭痕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韦斯特波特没人认识这个孩子。

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把戏就这样上场了。他落到这个残暴的人手中，而这人又不是他父亲，因此很难了解他的身世。事实上，孩子刚生下九个月，就在多尼戈尔郡一个小村庄街上，被托恩皮泼捡走的，大家也看到，这个刽子手如何使用他。

一位善良的女人将他抱在怀里，想法儿把他唤醒。众人围拢上来，这个可怜的小松鼠，样子挺招人喜欢，甚至显得挺聪明，可是被塞进木偶箱子下面，要拉动笼子来谋生。谋生……在这样小小年龄！

他终于睁开眼睛，一瞧见托恩皮泼，脑袋就仰到后面。托恩皮泼走上前要夺回孩子，怒气冲冲地喊道：

“把他还给我！……”

“您是他父亲吗？”本堂神甫问道。

“对……”托恩皮泼回答。

“不……他不是我爸爸！”孩子嚷着，紧紧抓住那女人的胳膊。



“他不是您的孩子!”杂货店老板喝道。

“他是拐走的孩子!”面包铺老板也说道。

“我们不能把他还给您!”本堂神甫说道。

托恩皮泼还不肯善罢甘休，他满脸涨红，眼睛射出怒火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准备要“以爱尔兰的方式练一练”，也就是说要动刀子，可是两个壮小伙子扑上来，夺下他的家伙。

“赶走他!……赶走他!”女人连声喊道。

“从这儿滚开，无赖!”杂货店老板说道。

“别让人在这郡里再见到您!”本堂神甫用手指着他威胁道。

托恩皮泼朝狗猛抽一鞭子，小车便沿着韦斯特波特中心大街驶去。

“坏蛋!”药店杂货店老板恨道，“用不了三个月，我就让他跳齐尔曼汗小步舞!”

这是当地的说法，跳这种小步舞，就意味在绞刑架上最后蹬几下腿。

接着，本堂神甫问孩子叫什么名字。

“小把戏。”孩子十分肯定地回答。

从此以后，他便没有别的名字。



第三章 贫民学校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“13号，什么病？……”

“发烧。”

“9号呢？……”

“百日咳。”

“17号呢？……”

“也是百日咳。”

“23号呢？……”

“可能是得猩红热。”

奥包德金先生拿着保存完好的登记簿，将这些回答分别记在23号、17号、9号和13号上。有一栏专门记上病症、大夫诊视的时间、所开的药方、患者送进收容院时管理的条件。书写的名字用哥特体，号数用阿拉伯数字，药品用圆体字，处方用英文流行体，几处用蓝墨水打了工整的括号，用红墨水划出两条线，既是精妙的书法，又是薄记的杰作。

“这些孩子中间，有几个病情相当严重，”大夫补充道。“要叮嘱他们在运送途中别受凉……”

“对……对！……一定叮嘱！”奥包德金先生漫不经心地回答。“他们一离开这里，就同我毫不相干了，只要我的登记簿填写完整就行了……”

“还有，如果病症夺去他们的生命，”大夫拿起手杖和帽子又说道，“我估计，损失也不大……”

“同意，”奥包德金附和道，“我再把他们登记在死亡一栏里，他们的帐也就平了。按说，帐一平了，我觉得谁也不应该有怨言。”

大夫同对方握手告辞。

奥包德金先生是戈尔韦贫民学校的校长。戈尔韦小城坐落在海